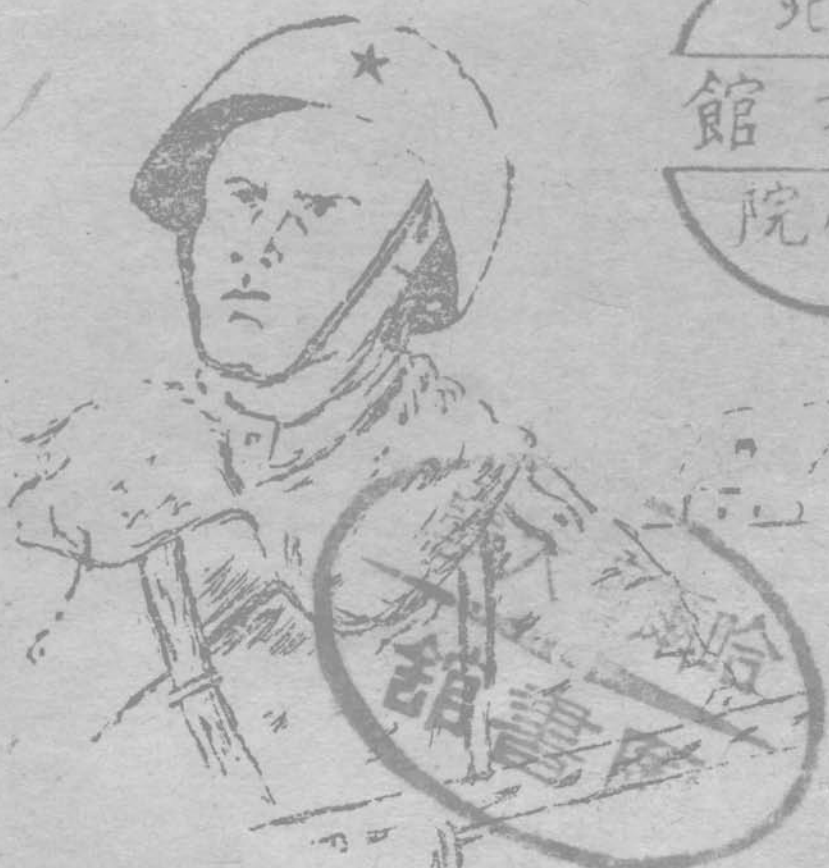


02

郭爾巴多夫著
伊真譯

一個戰士



東 北
圖 書 館
科 學 院

東北書店印行

郭爾巴多夫著
伊真譯

一個戰士

東北書店印行

郭爾巴多夫著

一個戰士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戰勝了死的恐怖

……他叫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別勒斯克人，是上尉蘇包丁營裏的一個戰士，大家都知道他。

在戰爭的頭一天，他就被召入伍了——親人們連哭的時間也沒有。當火車行至烏克蘭大草原的時候，他還在惦念着家庭和農事，他甚至抱怨德國人：唉，進攻的不是時候！連莊稼都沒來得及收割。他仍舊計算着勞動日，計算着，現在有多少個勞動日過去了。戰爭嗎，他以爲不是長期的，也並不怎樣可怕，如同參加秋收工作隊一樣。他從車窗裏向外望着，數着里程碑，驚嘆着土地的廣大，火車在蘇維埃國土上走了又走，彷彿她是無邊無際似的……

1
當阿列克西·庫里考夫第一次參加戰鬥的時候，與其說他膽小，勿寧說他是張慌失措了。起初他

甚至還不明白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在他身邊有一個同志犧牲了，庫里考夫親眼看見了血，被打壞了的頭，玻璃色的眼睛……

——他神昏智迷地眨着眼睛，向周圍環視着。

周圍盡是煙霧，戰鬥和死亡。死亡在呼嘯，死亡在嗚咽，死亡在咆哮；死亡從空中撲下來，在地上蔓延着。彷彿什麼地方也躲避不了牠，什麼地方也隱藏不起來。現在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什麼都看不見了。戰爭也好，戰地也好，同志們也好，他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死亡在凝視着他的眼睛，他也只能看得見死亡，他覺得在整個大地上，只有我和死亡。死——是鑄成的，火煉成的，是到處皆有的，而我，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是一個人，一個僅有脆弱的骨頭和血肉的人體。可是骨頭不是很容易打碎，肉的纖維不是很容易撕斷，心臟不是很容易打穿的嗎？

庫里考夫顯得如此無可奈何，如此可憐和孤單，以至於哭了。他可憐他在這樣廣大的田野上，就只有他孤伶伶的一個人，誰也不管他，誰也不營救他，誰也不援助他，誰也不陪他一道哭。

他甚至埋怨自己個子長得太高大，身體太肥胖，從四面八方都容易受傷，他埋怨戰壕的隱蔽室太狹小，子彈很容易碰着他。他躺着，戰慄着，等着死。

可是戰鬥停止了，而庫里考夫安全無恙。對於這，就是他自己也很奇怪。他把自己從上到下摸索了一下，整個身子伸展一下，還好，沒有什麼，連擦傷也沒有！

——好傢伙！——他困惑的笑了。

他想把這件事告訴同志們：『你曉得吧，這場禍事是這樣的，幾幾乎：如果牠打左邊來——那麼

……」然而同志們不理他。

於是他又苦悶地想着：「豈祇今天呢，明天也還是如此，結果祇有一個，就是被打死。在這種恐怖裏也能活下去，怕是不可想像的事吧？」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仍然懷抱着僥倖的希望參加了第二次戰鬥。死亡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他身上又發着可恥的寒戰：躲避着戰鬥，縮着頭，閉着眼，每一射擊都使他戰慄一下。每一個炮彈飛過來，他都要低一下頭，而且總是等着死——希望快一點……

不過現在，孤獨的感覺是沒有了。這種感覺自然而然地一下便消逝了。當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渡河的時候，德國人扔起炸彈來了，他躺在水邊的一棵樹下，堅決的相信着：現在真的要完蛋了。突然周圍動起來，叫起來了；「我們的，我們的飛機來了！」在他旁邊的一個什麼人也輕鬆而愉快的透了一口氣。

庫里考夫沒有立刻睜開眼睛。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在他的頭上浮着一片遼闊無邊的，高遠的，蔚藍得彷彿粉刷匠剛粉刷過似的天空。在這樣的天空中，我們的飛機打擊着德國人，營救着庫里考夫。

異樣的寂靜籠罩着大地，只聽見浪花拍擊河岸的聲音，樹木爆裂的聲音，其餘一切：大地，河流，人——現在都凝視着天空，那兒正進行着激戰。馬達野獸般的吼叫着，火紅的子彈飛鳴着，連庫里考夫也看見：「亨克爾」在他自己的頭頂上怎樣被打毀了，怎樣像火柴盒一樣被粉碎了。一個機翼落了下來，接着——第二個，……突然間，白色的降落傘張開了，（「難道還跑得了嗎？狗東西。」——庫里考夫說着。）然而傾刻之間，降落傘着火了，庫里考夫親眼看見它枯萎了，捲縮起來，像燃

盡的火把一樣，掉到河那邊的什麼地方去。

——啊！啊！——庫里考夫得意忘形的叫着——啊！啊哈！啊哈！混賬東西！——他甚至跳起來，幸災樂禍地反復叫着——啊哈！啊哈！

當「亨克爾」怯懦地從空中向西方逃竄的時候，他追趕着它們。高聲叫喊道：
——往那兒跑，往那兒跑？打它們！捉住它們！

現在庫里考夫已經可以仔細地觀察戰鬥。仔細地傾聽戰鬥了。他不再閉着眼睛，掩着耳朵。從前每一次射擊都使他發一下抖；現在他已能辨別，什麼時候德國人再打槍，什麼時候我們的人在打槍。而且我們的槍聲愈猛烈，愈緊張，庫里考夫也就愈高興，他心裏的恐怖也就消失了。在廣闊的原野上，他不再覺得他是孤伶伶的；他想着：好傢伙，爲着營救庫里考夫，用了多大的力量啊！

這時，有種什麼東西在他的頭頂上輕輕地呼嘯着，他甚至不明白這是什麼東西。他看着子彈鑽到沙土裏，一個又一個……雨點般地落到水裏，在水的周圍啾啾作響。後來雨點般的東西愈來愈密地落着，而且居然在庫里考夫的周圍落起來了。他看見松枝在顫動着，松針落在他左近的沙土上。雨點般的東西愈落愈近了——在他的前邊，後邊，四面八方落起來了，好像有個相距甚遠的看不見的人，把繩子套在庫里考夫的脖子上，使他無法跳出這個繩圈以外。

雖然我們的炮兵在緊張而連續地射擊敵人，可是這對庫里考夫有什麼意思呢？反正是一樣，套在他脖頸上的繩子是掙不脫的了。因爲敵人的機槍手總是在一準着他的咽喉射擊……說不定突然間，嘎啞一聲，就不動彈了。

樹枝停止了顫動，沙土上被子彈掀起的小土窩也不見了。他的隣兵在愉快地微笑着往槍膛裏壓上

了一粒新的子彈。

——你弄這幹嗎？——庫里考夫驚奇而恭敬地問道。

——我嗎？——隣兵驕傲地答道——怎麼樣？用不着？

祇在這時，庫里考夫才想起了，他自己也還有枝槍，而且這槍就在他的身邊。可是他直到現在都不會想起它，就是在昨天的戰鬥裏也是一樣，這時他把槍往身邊拉了拉，——不用說，公家的東西是不能丟的，可是他一直沒用它放過一槍。

現在，他貪婪而熱情地抓着它，彷彿它成了有求必應的救命恩人似的，他開始射擊了。他眼睛也不看目標，慌慌張張的發狂的射擊着（只是手有些發抖。）似乎他要用火力圈來保衛自己，像上年紀的老太婆，用十字架防禦惡魔保衛自己似的。於是庫里考夫覺得，現在，就是死神也穿不透他的喉嚨，突不破他的火力圈了。

但是，突然隊長發出了氣憤的叫聲：

——你爲什麼要糟塌子彈？往那兒打槍？你看見誰了？

庫里考夫一放下槍，看見隊長正躺在他旁邊，而且正注視着他。沙地上，這裏那裏都是子彈殼。

——你害怕了？——隊長問道。

——害怕……——庫里考夫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縮了縮身子，他以爲隊長將要罵他。

隊長並沒作聲，他咬一咬自己的嘴唇然後輕聲地說道：

——第一次，大家都是害怕的。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平安無事的，一點擦傷也沒有的走出了第二次戰鬥。他又是好好的！一點傷

痕也沒有！他又奇怪起來。晚上，他到隊長那裏去了，在那裏，他來回換着腳地站着問道：

——少尉同志，我以爲，要打死一個人，需要很多彈藥呢，你覺得怎樣？

隊長驚奇地注視着他，然後笑了笑答道：

——對於膽怯的人，一個流彈就夠了；對於勇敢的人，就是一噸彈藥也不够。

在戰鬥中，庫里考夫老是思量着這句話。誰以爲在戰鬥中不能思索，那誰就沒有參加過戰鬥。在戰鬥中，是可以思索的，不過，那時思想來得特別快當，特別尖銳，眼睛也特別靈活。

庫里考夫很快便發覺了，膽怯的人，的確比蒼蠅還容易死。子彈的飛行，也就是說，死神的飛行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的。這個規律應該知道。可是膽怯的人往往什麼也不看，在火網下邊亂跑亂竄，隨便一棵流彈都容易碰着他。他躺在射程內，看見了一顆流彈便驚慌逃竄。膽怯的人帶着槍也是無用的，他不還擊，他簡直不是軍人，而是槍靶子。

阿列克西看見許多膽怯的人這樣死去了，關於這，他常常想：「脆弱的生靈——人，好像田野上的燈草，風一吹，就不見了。」

有一天，在醫療所裏，在護士們給阿列克西那塊輕微的擦傷上面裹繃帶的地方，他親眼看見了契爾諾夫下士。關於他的故事當天就轟動了全團。這位下士身上一塊完好的地方都沒有了，真是打得遍體鱗傷，可是他依然同敵人進行決鬥，而且德國人無論如何都打不死他。

庫里考夫滿懷敬意地望着他的創傷，驚奇地頻頻點頭。他總想看一看，摸一摸，這個人的骨頭究竟是什麼樣的，爲什麼打不穿？

可是契爾諾夫躺在草上，牙咬得緊緊的，沙聲的說：

——扯謊！扯謊！我是可以治好的！扯謊！

「這是在同死作鬪爭——庫里考夫猜想着——這個人的心是高傲的。」

他問醫生：

——他還活得成嗎？

——活得成，——醫生堅信地答道：——而且將來還可以打仗呢！

這種情況使庫里考夫非常受感動，致使他從醫療所回去以後，就和同志們滔滔不絕地談論這回事情。

——要曉得，脆弱的生靈——人，如果他身具有一顆高傲的心，那麼你瞧吧，無論如何都打他不死。不，我以爲，你如果要生活，你就得爲生活而戰！人家把死亡拋給你，你又把死亡拋給他。在這種場合，那就要看誰的王牌大了！

突然，他發現政治指導員在聽他講話，而有些不自然。

——我這樣講，指導員同志，——他耳燒面熱地說，——是依照我非黨員的了解，恐怕不對吧？可是政治指導員稱贊他道：

——對的，庫里考夫同志，就是這樣！

7

他是連在新來的一個指導員——茲翁切夫同志，以前的指導員叫米爾斯基。庫里考夫不喜歡那個指導員。他熱愛叫喊死。當偵察員要出去偵察的時候，他就叮嚀他道：「你走向死亡啦，同志！但是你要忠誠地完成你的任務」。當連隊要進入衝鋒的時候，他就發瘋似的尖叫着：「同志們，我們可以死！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寧可死光，也不能放走一個敵人！」就只聽到他叫喊：「我們可以

死，我們可以死」的聲言。每個人聽到這些話，就覺得死亡總是在你的周圍徘徊，尋找你。

關於他自己，米爾斯基說道：「對於死，我是滿不在乎的！」庫里考夫聽了暗暗地一笑：「不！同志，如果你對於死滿不在乎，那就不想着它了。理直氣壯地作戰，就不怕死，也就不憂慮着死了。可是如果你總是談着死，喊着死，結果，不是你卑視死，而是死卑視你，死控制了你的整個思想，給你活活的穿上了壽衣。抱着這樣的心情去作戰，那就糟了！」

把死看成極平常的事，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臨死的片刻保持鎮靜，這是可能的。庫里考夫就是這樣的人。他學會了捉弄和欺騙死亡，而毫無畏懼，後來，關於死亡，他就可以完全不想。當他不去想它的時候，馬上就覺得生活也好，鬭爭也好，都來得更輕鬆更容易了，而且子彈彷彿也在避開他走似的。

米爾斯基很快就被撤換，調到別的地方去了，因為他害了神經病。於是茲翁切夫被派到這個連裏來。關於死，他不大談，他多半談論生活和勝利。他是一個年青、愉快、活潑而善於雄辯的人。他常口齒流利地談論着生活，談論着戰後將是一種怎樣的生活——那將是一種自由、光明、幸福的生活，爲了保衛這種生活而戰，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庫里考夫夜間常常幻想的，也就是這種生活。幻想有時把他帶回到自己的村子裡，——河那邊，小山上，其間雜有小橡樹的白樺林旁邊……

秋天裏，穀子長得多好！馬廐裏的馬多肥！妻子的手多漂亮，女兒的眼睛多美麗！碧藍碧藍的，任何地方找不着的那樣的藍！一下子庫里考夫回家了，整個村子在歡迎他，集體農莊莊園裏的鐘在響着，白樺樹下的桌上擺滿了……多豐富啊！又是麵包！又是雞！又是牛奶！妻子向他伸過手來……女人們的黃金般美麗的手，溫柔的，溫柔的，……，

——是的，——庫里考夫幻想着，發出了聲音，——可是那又怎樣呢！……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你想要生活，——你就應當爲生活而戰！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被激怒了

戰前，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是一個和靄、沉默、專心致力於農業的人。雖然他還是一個青年，但老年人也都喜歡聽他的勸告。他有一種識別土地才能，他識別土地是按照他自己農民的經驗；因爲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一套關於土地的知識。例如，對於一個技師，土地——就是礦、煤、金子；對於一個建築學者，土地——就是地基；對於一個海員——就是海岸。對於庫里考夫，土地就是小麥，燕麥，牧場，休耕地，菜園。

在戰爭時期，庫里考夫有很長時間看不慣：小麥地——根本不是小麥地，而是「火力陣地」，菜園不是菜園，而是「大隊長的指揮所」。有一次庫里考夫的報告差一點使他們年青的小隊長發起脾氣來：——是，少尉同志，你的命令執行了：到菜園報告上校，大炮經過小麥田向蕎麥田那邊……

小隊長被這個報告弄得很頭昏；起初他極力忍耐，後來就激動起來，氣憤地給庫里考夫解釋，照軍事術語該怎樣講。庫里考夫聽着，痛心地嘆着氣。他又是痛惜他煩擾了好人——隊長，又是痛惜他缺乏軍事常識，然而最痛惜的還是軍隊踏毀了小麥，炮車輪子輾壞了蕎麥，把快熟的向日葵撞倒了。可惡的戰爭！

庫里考夫永遠會記得，我們的軍隊是怎樣從小麥田裏退却的。小麥田啊！庫里考夫看見——黃金色的，又高又壯的小麥在野風裏像在鏟刀下一樣噁噁發響，振落着麥粒。他看見小麥起初被踏毀，後

來爲着不把它留給敵人，就放火燒了，他看見小麥田裏的煙火直衝入雲際，那種火燒的焦嗅，是庫里考夫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走過許多城市和鄉村，他到處看見了，人們在戰前生活得如何規律整潔而富裕的痕跡。在德涅斯特，在加敏涅保道爾斯克鄉村，茅草屋頂好像摩登女郎的頭髮一樣，有的地方剪平了，有的地方編成辮子，有的地方捲了起來，簡直煞費理髮匠的苦心。布加有葡萄園，瓜地，那裏的西瓜有一普特重，可是南瓜却很輕。莫爾達維亞人的屋子是石砌的；保加利亞人的窗子上掛着一串串的辣椒，宛如姑娘們脖頸上的項珠。德涅泊兩岸有茂盛的大草原，黑色的土地，大村子，房屋是光怪陸離的，上面塗着各種各樣的顏色，有蔚藍色，玫瑰色，淡黃色……烏克蘭人的住宅非常清潔，室內洋溢着草香和甜乾草的氣味，住在裏面，精神會覺得特別輕鬆愉快。人們生活得很愜意，很富裕。庫里考夫到處都見到這種自由生活的痕跡。當眼看這種生活被毀滅的時候，人們都哭了。庫里考夫心裏充滿了苦痛和憤怒。

他低垂着頭，從十字路上走過，穿過充滿煙霧和焦嗅的空氣，女人們在井旁用着依依不捨的眼光送着他。女人們一句話沒有說，沒有哭，連手也沒有在頭上擺一下，祇是默然地注視着他的背影，可是她們乾燥苦澀的眼睛，燃燒着庫里考夫的心，彷彿他在一切人面前犯了罪似的。

是的，他在一切人面前是有罪的。在人民面前，他的罪過是大的，因爲他沒有努力作戰。當陣地動搖或部隊被包圍了的時候，他也和其他某些人一樣，不作戰了，把槍一扔，跑到什麼地方觀望去了，而且事後，他和一個同志還在玉蜀黍地裡躺了三晝夜，一直到飢餓把他們驅逐到大路上。

當他們走出玉蜀黍田的時候，他們赤着腳，襪襪不堪，手無寸鐵。他們看見，在他們周圍許多俄

里以外，漂着高高的煙柱，製糖廠，麵粉廠，村莊都着火了，路旁絞首架上吊着幾個被絞死的集體農場的農民，發青的腳在草地上搖擺着。

在被破壞了的土地上，庫里考夫和一個同志在村子裏乞求着麵包，躲避着德國的巡邏兵，走了許多晝夜，依然找不到自己的隊伍。有一天，那個同志支持不住了，坐在路邊的石頭上，指着自己血淋淋的腳說：

——不再往那兒走了，反正是一樣，俄羅斯完蛋了。

庫里考夫什麼也沒有回答他，站了一會兒，想了想，沒有看他一眼，一個人繼續前進了。

他不知道俄羅斯怎麼樣了，也不知道現在自己的隊伍在那裡，多麼遠以外就有德國人，然而他模模糊糊地本能的覺得：俄羅斯不會完蛋，而且清清楚楚的意識到，應該回到自己的隊伍裡去。於是走了。

他早就離開大路，避開村莊走到村邊的，林間的和田野的小路上來了，僅祇在黃昏的薄暗裡，他才來到一個什麼地方的小屋跟前，輕輕的敲着一所紅房子的窗框。心裡想着碰不上德國人才好，在俄國人家裏總可以找到鹹麵包和宿處的。

一天的中午，他來到一個小村莊，飢餓驅使他走進一間小屋裡去。他敲了敲門，一個漂亮，溫柔，身材高高的新婦往外瞧了瞧。她起初很怕他，——的確，他現在樣子很可怕，滿面鬍鬚，頭髮亂蓬蓬的，——後來就把他領到屋裏，讓他坐在桌前，她在屋裏忙起來了，從廚房走到桌前，從桌前又走到儲藏室，爲他準備午餐。

起初他很貪饞很慌張的吃着，後來吃飽了，才想起鄉村的風俗習慣——他便開始慢慢的像做客人

似的吃着。她告訴他，德國人還沒有光顧過這裏，可是人們很害怕，一切的人都陷於恐怖狀態，簡直沒法生活。他喝着牛奶，聽着她老太婆式的怨言，寡婦式的驚心，同情的點着頭。因為，的確在戰爭中，母雞和女人是最悲慘的：母雞要被殺吃，女人要被凌辱。

他吃飽了，用袖子揩一揩嘴巴，向窗口望了望，——太陽還很高——他鞠了個躬說道：

——謝謝，女主人，現在我要走了。

她對他血紅的腿看了一眼，搖一搖頭說道：

——你往那兒去？你那裏也去不成了，——她眼睛望着地板，低聲的，彷彿怕羞的樣子結束着自已的話：——你留在這裏，住下去吧。我沒有丈夫，一個女人沒有丈夫，日子是很難過的，農事荒廢……

他猶豫不決了，屋子裡是溫暖而舒適的，充溢着由飯廚發出來的菜湯和熟蘋菓的香味，地板上不知是薄荷還是喇叭花發着香甜的氣味枯萎着……

——好吧，——他輕聲地答道。

在黎明的薄暗中，在女主人去擠牛奶的時候，他到台階上去吸煙。他現在梳光了鬍子，換上那女人給他的她丈夫的襯衣。他吸着煙，站在台階上，看了看那座院落。院落倒是很好的，菜園也很大。

（白菜長得多好呀！銀白色的呢！……）——他愛慕地想着。但立刻又想起，「應該編個籬笆」。

周圍既沒有戰爭，沒有死亡，也沒有血。

他在庭院裏走着，脚步緩慢而莊重，儼然一主人翁，他撫摸着各種東西，一切都是熟習的，一切都是用慣了的。他用手摸了摸鐮刀，心裡想：「草應該割了！」於是立刻，他所習慣了的農民底世界就

把他包圍了，牛棚裏發散着溫暖的氣息，他的心愉快地跳動着，勤勞成習的手發癢了……

這一夜，他睡在鴨絨褥子上，洗得乾乾淨淨的，吃得飽飽的，穿着別人的潔淨的襯衣。少婦甜蜜地幸福地打着鼾，在睡夢中，她對自己偶然的女人的幸福發着微笑。可是阿列克西沒有睡，他躺在枕頭上睡不着。不知道是因為屋子裡氣悶，還是因為地板上枯萎的草——喇叭花或薄荷——發散着香氣，刺激着他的精神……

阿列克西想起家，妻子，孩子，同志們——他們還健在嗎？——想起別勒斯克底黏性而多沙的貧瘠的土地；想起紅頭髮隊長，——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是愛常常說：「在我們連隊裡，大肚漢是不少的，可是真正的軍人却不多。」——他想起十字路上的絞首架，草地上搖擺着的發青的腳——「我在這兒，躺在別人的鴨絨褥子上，養尊處優來了」，——他想起田地裡，村莊上的煙柱；想起大地在怎樣燃燒着，變成黑色的，發縐的，苦的……當親愛的大地在燃燒着的時候，阿列克西·庫里考夫，無論如何都不能安心睡覺的！

他從鴨絨褥子上悄悄爬起來，——怕驚醒女主人，——悄悄地穿上衣服，靠門站了一會兒，低聲說：「謝謝，親愛的女主人，不要生我的氣！」搖一搖手出去了。

當他走到清新的空氣裏的時候，心裏覺得輕鬆自由了。

在他面前又是一條煙火與血泊中的大路——俄羅斯人民的十字路。他又經過煙氣薰薰的村莊，路過火燒場和絞首架的旁邊，女人們的傷心淚，滴落在他的心上，嬰兒的啼哭聲在他耳邊呱呱作響，這種臨死前的叫喊，他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他是一個老實、聰明、質樸、純潔的農民。他習慣於小心謹慎的，不慌不忙的研究和分析一切事

物，他喜歡傾聽一切人的意見，了解一切的人，不得罪任何人。當他看見火燒場和死屍的時候，他知道，這是戰爭。關於這，老爺爺們都說過的。可是孩子們，孩子們犯了什麼罪？他站在一個小孩子，一個純潔的小女孩的屍體旁邊，這個女孩子是在正走路的時候，被德國人槍斃的。他不明白：爲什麼？犯了什麼罪？他心想：「或許我的小安紐加也同樣的！……」

另外他看見，德國人怎樣把合作社槍劫一空，坦克裡裝滿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棉織品……庫里考夫忽然想起了從前有過這樣的一件事：在繳納穀物以後，他便到農村合作社去，兩肘靠着櫃台，和商人伊凡、羅基昂諾夫鄭重其事的談起來了！伊凡、羅基昂諾夫戴上鑲邊眼鏡，從櫃台裡取出一本訂貨單，於是庫里考夫便告他說：「我需要一件過冬穿的新皮衣，主婦需要一張遮光窗簾，兒子到學校去了，需要一雙氈靴……」

——遮光窗簾我不敢保險有——伊凡、羅基昂諾夫擔心地說，——不過盡可能的……

可是現在，德國人把遮光窗簾，呢子，氈靴都弄走了。

他們把門打開了，把鎖扭壞了，把衣櫥踢爛了……庫里考夫又不明白：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本來是我們的，我們的財產啊！……

有一次他從產科醫院門前經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闖了進去，彷彿有一種什麼力量吸引着他似的。屋子裡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傢俱都被破壞了，地上堆滿了草，大糞，拉圾。庫里考夫帶着石頭一樣呆板的臉，乾澀的眼睛走過各個產房。在有一間放着幾張小孩床，爲新生的嬰兒準備的白色的小床的產房裡，他禁不住落下幾滴眼淚。他在空落落的小孩床旁低頭站了許久，像是一個穿花衣服的小女孩的屍首旁邊站立的時候一樣。他想起，在一個春天的早上，妻子生了第一個男孩，他到了區立醫院。

醫生走到台階上，祝賀他添了一個兒子。他們一同吸着煙。——將來要做個航空員吧？」——醫生開玩笑地說，「不，阿列克西回答道，——將來要和父親一樣，做個莊稼人」。在那天早上，天氣異常溫暖，各個地方都發出悅耳的響聲，彷彿周圍寺鐘在響，雲雀在叫似的。在醫院的門台前，駕着車的馬——一個好樣的棕色馬——不耐煩的嘶鳴着，車廂裡爲着不使新生的嬰兒受顛簸而鋪的黃金色的乾草，在陽光下燃燒着。

現在，在這兒，在白色的小孩床前，庫里考夫生平第一次地想着：「在我們的國土上，我們的一切設施，一切建設是多麼完備啊！女人要生小孩——有醫院，兒子要受教育，——有學校，試驗種子——有實驗室，春天修理拖拉機——有機械修理廠」。

可是德國人把一切都破壞了，把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所珍貴的一切，把他所習慣了的，用以生活的一切都破壞了。德國人把他整個的生活秩序都顛倒了，不，這不是老爺爺們所說過的戰爭。不，這也不是他們所說過的那樣的敵人。想到這裡，庫里考夫心中充滿了憤怒……他是一個很不容易生氣的人，可是誰要惹他生了氣，那誰就該活倒覆了！

一天，惡劣的天氣把他驅逐到一間烏克蘭小屋裡去，他坐在屋裡，主人是一個上年紀的農民，留他在那裡夜宿，因爲外面在下雨，天氣很冷。庫里考夫自己也不想再走了，——他已經走了好多路程，還有很多路程要走！——然而他卻客氣了一番：在這種兵馬亂的時候，或許我太打攪你們了吧？他們輕輕地，不慌不忙的走着，談着那可憐的時日，災難，破壞等等。

突然間，傳來了響亮的敲門聲，槍托打門的聲音，和門上玻璃震動的響聲，德國人衝了進來，他們不和一般人相同，要走進別人屋裏去的時候，先在門口脫下帽子，和主人寒喧一聲，然後再進去。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馬上便在屋裡橫直撞起來，另一個人撲到桌子跟前，第三個人向主人性急地喊道：

——出去！出去！——一隻手指着門口。

主人沒有立刻懂得，德國人向他們要什麼。他祇豫感到，倒霉的事來了。可是什麼倒霉的事呢？他們還不明白。德國人更兇狠地向他們叫着：「滾出去！滾出去！」——而且用槍把子指着門口，僅只在這個時候，主人才領悟到，乾脆就是把他們從屋子裏趕到街上去，他呆住了。這怎麼能成呢？因為這是他的房子啊！或許他們不知道這房子是他的？可是一切隣居可以作證呢。這不是屋角裡的聖像，那還是祖父時代把它恭捧到新居來的；那不是衣櫃，那還是從羅盟市場買來的；那不是床舖，桌子，牆上掛的照片——一切這些，都是他的，都是這個房子的主人的。他指手畫脚地，一會兒指着照片，一會兒指着聖像給他們解釋，然而德國人却更其兇暴地對他喊着：「滾出去！」——就把他推出門外了，直然地把他推出去了。

德國人馬上回過頭來，遇上了庫里考夫的視線，這視線是那樣森嚴可怕，甚至德國人都有些惶惑了。

——羅斯？——他問道，

——是的，羅斯，俄國人，——庫里考夫驕傲地回答道，——我是俄國人，——他又重複了一遍。

——羅斯就是狗！——德國人惡狠狠地說，而且猛然地把帽子（那個少婦的紀念品）從庫里考夫頭上摘下來戴在自己頭上。——羅斯是什麼都不應該有的。羅斯——狗，——他說着，得意洋洋的哈哈大笑。

笑起來。

——你才是狗！——庫里考夫叫着，德國人一脚就把他踢到門外去了。

在黑暗裏，他清醒過來。雨還在慢慢的下着，主人站在籬笆旁邊哭泣，然而沒有眼淚，祇是可怕的抖着牙齒。庫里考夫明白，這是由於蒙受了最傷心的凌辱。世界上，再沒有比你從自己家裏趕出來的凌辱更傷心的了，而且雨還在下着，不停的下着……

庫里考夫走到主人那邊去，和他並排地站在籬笆旁邊。

——應該把他們打死，——他小聲的說，——把所有的人都打死！

可是，突然主人氣忿忿的對他轉過身來。這也許是因為他對於人再不信了，也許是因為他覺得應該雪恥。然而他却善意的說；

——關你什麼事呢？和你們別勒斯克人毫無關係。你們別勒斯克人還沒有嘗受到德國人……

——也許這和別勒斯克人無關，——庫里考夫賭氣的說。但又猛然叫道：——可是良心呢？良心怎麼樣呢？你不承認良心嗎？怎麼？我的良心不是俄羅斯人的良心嗎？

從前，庫里考夫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的良心是什麼樣的，是俄羅斯人的，還是非俄羅斯人的？在他的集體農莊裏有各種各樣的人，有俄羅斯人，韃靼人，摩爾達維亞人。而且在那裏估價一個人，只是根據他的勞動成績如何，可是今天，當德國人罵他：「你，羅斯，狗！」的時候，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明確地感覺到，在他的心裏跳蕩着的，是一顆驕傲的自由的俄羅斯人的良心，而且這個良心是不能受侮辱的，受蹂躪，受卑視的。

現在，這個良心裏，沒有懷疑，沒有顧惜，也沒有恐怖，祇有一個——仇恨，仇恨燃燒着他的

心。

當一個可紀念的六月的黃昏，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入伍的時候，他還以為戰爭不是長期的，也沒有什麼可怕，如同參加秋收工作隊一樣。

然而在十字路上走過了許多路程的阿列克西·庫里考夫，現在却並不去問前面路程還有多遠，還要打多少仗。他祇知道：要打仗，一直要打到把德國人消滅的時候為止。

他從德國巡邏兵的身邊走過，他們還不知道這個向自己走來的人，是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一個俄羅斯兵，一個決心要同德國人作戰，殘酷的作戰，毫無畏懼，毫無顧慮，毫無情面地作戰的士兵，要和他們作戰到底的士兵，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變成軍人了

戰鬪！戰鬪！當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走出德國人的包圍，終於和一個行軍連一起開到前綫的時候，他渴望戰鬪甚於生活。但是在前綫上，第一天他便蒙受了非常傷心的侮辱。

一切的人都補充了新的金光燦然的，還塗上了擦槍油的槍。可是他却領到了一枝破舊而有裂紋的槍。

——好一個黃毛丫頭！——一個年輕小伙子驚嘆着，溫柔地撫摸着自己那枝發亮的槍柄。——納達什加……

庫里考夫氣忿地望着自己的槍：槍托是有了裂紋的，槍拴是翹起的，槍膛裏的來復綫是泥污充塞，眉目不清的，「是怎樣的一個爛傢伙！」他氣憤地想着：「不管乾淨不乾淨，隊長硬要塞給你。」

班長發現庫里考夫悶悶不樂。

——你怎麼樣？庫里考夫同志，——他不滿意的問，——不喜歡這枝槍？

——不，……怎麼能夠呢？槍就是槍得啦。

——那你爲什麼看着它那麼生氣，像老鼠看着糠皮生氣一樣？給我看一看，——他從庫里考夫手裏把槍拿過來，看了看號碼，臉上突然現出一種抑制不住的悲哀——三三五三七，——他讀着，——這是馬克西姆，斯比林，——一個朋友的槍。它到過福洛列什吉……杜包薩拉……還有普魯特……那河是這樣的……

——我去過那兒。

——嗯……班長沈思地查看着手裏的槍。——槍托上的裂紋嗎？這是馬克西姆打德國人的腦袋打裂的，因爲腦袋上戴着鋼盔。好一場激烈的戰鬥……

——怎麼，馬克西姆陣亡了……？

——是的……現在他已不在人間了。

兩個人都沈默了。

——好吧，這枝槍給我，——班長終於說，——把我的槍給你。

可是，庫里考夫却低聲答道：

——不，班長同志，現在我不給你了。

從那時起，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從沒離開過自己那個「爛傢伙」，當政治指導員對戰士們敘述俄羅斯軍隊的光榮，讓戰士們回憶許多蘇沃羅夫式的英雄健將，回憶十月巷戰的武器——矛、弓——西

比利亞遊擊隊的本炮，哈恩式的坦克的時候，庫里考夫總是撫摸着自己那個「爛傢伙」，好像它上面凝聚着俄羅斯軍隊的光榮傳統的。

他想：用這枝槍打仗，是不能吊兒郎當的，給它丟臉是可恥的，若把它扔在戰場上，我該犯罪。現在，連他自己也不記得，他那把自己的槍扔掉，和一個同志一起跑到玉蜀黍地裏去的事是怎樣發生的。「啊，卑鄙的傢伙，卑鄙的傢伙！——他自己罵自己。卑鄙的傢伙！叛徒！」

有一天，他對班長說：

——如果我被打死了，就把我的「爛傢伙」交給一個作戰有功的戰士。

——好吧，——班長一笑也不笑地回答道，——交給一個作戰有功的戰士。

在這個時期，庫里考夫和李奧尼得，富努科夫之間進行着深刻的談話，那是在幾場激烈的戰鬥過後，他們要休息，要洗澡，理髮，大吃大喝的時候，庫里考夫最喜歡河，無論是在德涅斯特，德涅泊，或布加，他都到水裏去玩過，但比較的說來，還是這裡的河最可愛，因為別的河——願上帝保佑他們，——都太大，水流太急，並且常有汽船往來；可是這條河，却較小，流聲潺湲親人似的可愛，在裏面洗東西，游泳都很方便，——對於他，有這樣一個條件就滿足了，像兒童時代在家裡……

可是，李奧尼得，富努科夫呢？却彎着腰無聊地坐在河邊，沒精打采地望着那河流，望着在河裏游來游去的庫里考夫，不是打呵欠，就是嘆氣。

——你在想什麼，軍人同志？庫里考夫爬到岸邊，愉快地把身子向他轉過來說道，——不要懷念女人，讓女人懷念我們吧。

他坐在富努科夫身旁，把肩膀和脖子向着太陽，這是一年中最後的幾天溫暖日子了——九月初旬。

富努科夫是這樣的一個人，就是笑話也不能使他發笑，他總是愁眉苦臉的抱怨着，他太疲倦了，疲倦得要死，他的身體不健康，對於這種老是戰鬪行軍，行軍戰鬪的生活受不了……戰爭是艱苦的！

——可是輕鬆的戰爭沒有啊，——庫里考夫答道。

——你知道我從前是怎樣生活的？——富努科夫講道——我生活得很優越，我有很好的職務……

——可是現在，對於一切男人，職務就祇有一個——打德國人。

——要知道，我是區裡的負責人，總管區執委會一切事務。爲什麼要讓我打仗呢？

——你的想法可真不錯！——庫里考夫諷刺地笑了。——那麼就是說，要庫里考夫去打德國人，而富努科夫去發號施令？

——如果在這方面，我是內行，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讓你坐在機關裡，你還不能勝任呢。

——我就在辦公室裡待不住，女人們會嘲笑我……身強力壯的……

——是的，——富努科夫嘆了一口氣——我以前是個重要的人物……可是在這兒，却把我當做普通人看待，一切人都是我的上司。這對於我簡直是侮辱。

——然而我却以爲，——庫里考夫氣得把眉頭一皺說，——在戰爭期間，再沒有比做一個普通戰士更光榮的了。

富努科夫不聽他的話，他仍對自己唉聲嘆氣，抱怨。祇想在什麼人面前發發牢騷，或大哭一場。

——我在家裡是頂愛乾淨的，你知道，我一個人有多少領巾？可是現在，你瞧，我穿的是什麼樣的外衣！骯髒不堪……到處是血跡斑斑的。

於是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跳起腳來，生氣的叫道：

——你脫下來！脫下來！狗養的！

富努科夫害怕地看着他，一點也不明白。

——把制服脫下來！那不是小河，把制服去洗一洗，狗養的。那不就沒有血斑了嗎！

政治指導員——翁奇夫聽了庫里考夫的話，頗覺驚奇。心裡想，這就是那個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嗎？那個數月前在炮彈下發抖等死的人嗎？這就是那個曾經報告：「大炮穿過小麥田到蕎麥田去了」的人嗎？現在是他在說戰士的光榮，軍人的職責，洗制服嗎？

是的，他不是從前的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了。現在他已變成一個軍人，一個嚴肅的軍人，一個飽曬風霜，懂得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光榮和紀律的人了。

對於自己的轉變，庫里考夫自己並不以為奇。

——連馬都習慣於戰爭了！——庫里考夫喜歡說，——你瞧，牠站着，眼睛都不瞟一下。

他已經習慣於作戰，肉搏，習慣於平心靜氣地等待戰鬥，鎮靜地看着死與血；他已習慣於長途行軍跋涉，習慣於不安定的士兵生活。他不覺得包腳布磨腳，也不覺得軍用皮靴窄狹，他覺得他的裝備攆在身上非常合適妥貼，動作起來，一點響聲也沒有，一點也不碍事，整個行囊並不覺得笨重。他之所以不覺得笨重，是因為一切都是必需的，庫里考夫一樣東西也捨不得扔掉：軍用大衣嗎，是需要的，它對於一個戰士既是衣服，又是被窩。軍用水壺嗎，是需要的，夏天裝水，冬天裝酒。掛包，也是需要的。油布在下雨的時候更是好東西，怎能把它扔掉呢？至於防毒面具？：防毒面具似乎沒有什麼用處：：庫里考夫暫時把它作枕頭用。然而防毒面具，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也沒有理由把它扔掉。因為敵人心毒得很呢：：防毒面具是用得着的！

可是庫里考夫最愛護，最喜歡的還是他自己那個「爛傢伙」步槍，和工兵鏟子。關於槍，用不着說，沒有它，軍人也就成其爲軍人了，然而就是那把沒有特別用處，總是在身邊搖來擺去的小鏟子，庫里考夫也很重視。他心想，掘一個小土崗，二十來生的高，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可是對於庫里考夫却是生命的救星。德國的槍彈碰到土上，跳彈從他的帽子上過去，至少……從那時起，庫里考夫不管大小戰鬥，也不管是進攻或是防守，總是隨身携帶着他的鏟子。

● 每一個小屋宇，每一個隱蔽處，戰壕，土坑都可以立刻成爲阿列克西·庫里考夫舒適的住室。而且在這個住室裡，一切都放得井井有序：這兒放着步槍，那兒放着鏟子，另一個地方放着防毒面具——一切都是他的——戰士的財產。而且他在自己的住室裏，好像從前在自己的家裡一樣，精勤地收拾它，彷彿他要在這兒，不是住一會兒，住一夜，而是要住一輩子似的。他挖了壕溝，一定要鋪乾草，如果沒有乾草，就鋪其他的草以防浸水。戰士的睡眠是短暫的，——就是說，需要睡的時候，立刻就睡着了。

現在他變成一個精幹有爲，堅決執行任務的戰士——年輕人常去向他請教，他也確實能教給他們很多東西。他告訴他們森林戰鬥的經驗，告訴他們森林戰鬥與草原戰鬥不同，而草原戰鬥又與居民點戰鬥不同。庫里考夫會親身經歷過這些不同的戰鬥。年輕人貪多無厭的聽着他。他們也應該就教於他尊教他，——因爲他是一個參加過多次戰鬥而沒有受傷的戰士。

誠然，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沒有創造什麼英雄業跡，他的名聲也沒有轟動全國，情報局的戰報上也沒有他的名字。然而，果在戰報上載着，蘇包丁營今天擊退了德國人八次瘋狂的衝鋒，那麼這裡面也有庫里考夫的份兒，就是說，他和同志們會英勇的進行了八次衝鋒。如果戰報上記載着：經過殘酷的

戰鬥，我軍佔領居民點數處，那麼可以相信，其中一定也有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他同敵人進行了巷戰，隔着教堂的牆頭射擊敵人，把德國人消滅在一間小屋子裡。

庫里考夫自己也明白，他沒有創造什麼英雄事蹟。有一次，在報紙上，他讀了幾個關於描寫光榮的蘇維埃軍人的英勇故事，驚嘆的叫道：「簡直是英雄！正確的說，簡直是雄鷹！你們想一想，他們完成了什麼樣的事業啊！」可是，如果有人對他說：「庫里考夫，你也是英雄，因為你仗打得很好！」那麼他會反駁道：「這算什麼英雄！這是我的職責！」然而他嚴正地盡了自己的職責。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還沒有得過任何獎賞，無論勳章，無論獎，他都沒有得到過，——因為要賞他，就應該賞整個的紅軍，賞一切像庫里考夫一樣嚴正地負起自己戰鬥職責的戰士。

——是的，弟兄們，我們並不是為獎品而作戰！——有一天他在一個小土屋裡說道，——我們祇需要一個獎品，——把德國人從我們的國土上趕走，我們開始幸福的生活。弟兄們，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獎品，這樣的獎品！其他的獎品我都不需要。

於是一切的人，——年輕的，年老的，特別是年輕人，——立刻便和他爭論起來了。

——可是，我是為得勳章而作戰的！——一個捲煙約維槍手米加叫道，——無論你怎樣罵我，反正我是希望得一個勳章的，希望為着我的勇敢，發我一枚勳章。希望我一有功，馬上就賞，而且希望勳章由軍長親自發，而且希望把這件事通知我的家庭……

——家庭！——這是對的……庫里考夫深思般的表示同意。

——而且我將一生，——米加眼睛裡閃着火星，結束着自己的話，——以那勳章而傲驕！——但是，我沒有傲慢的心理，——

然而庫里考夫對於自己的表白是無用的。很快，他便發覺他自己也有驕傲的心理，也有軍人的自尊心。

有一天，政治指導員給他講過一個狙擊兵布雷克新——隣排的一個青年。每天夜間出巡打擊德國人的故事。

——哼，——政治指導員以責備的口吻結束道，——你們排裏就不會有這樣的英雄

立刻，軍人的自尊心，在庫里考夫的心裏油然而生，他的心整個燃燒起來了。當天 他便找到了布雷克新，對他看了又看。

——你就是布雷克新嗎？——他終於問道。

——是的。

庫里考夫不服氣地對這位狙擊兵上下的仔細打量着，還不是一個青年，一個鼻子，兩個眼睛。

——你每天夜間打死幾個德國人的事，不是假的吧？

——不，那是真的，——布雷克新笑着說。

——你一共打了多少？

——到今天爲止，整二百三十八個。

——啊——

庫里考夫長久地沈默着，思索着，然後突然用戰慄的聲音說道：

——你教我吧，誠心誠意地請求你，請你教我打德國人。

於是他便開始學習了。

不用說，那「爛傢伙」步槍是很好用的，它真不愧是馬克西姆斯比林的朋友。然而僅僅一技槍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對特別敏銳的眼睛和手，還需要動作伶巧和機動，關於這，庫里考夫已開始學習。而且他學習得非常努力，非常勤勉，像他從前在農業學校學習的時候一樣。一切的開頭，往往是由於自尊心的驅使，但到後來，結果却並不錯。當他看見敵人應着他的子彈，應着由他自己的手放出的子彈而倒下去的時候，他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 直到現在，庫里考夫對自己的評價還是不足的。他看見在戰爭期間，人們大批地參戰。覺得，在這兒一個人有什麼意義呢？他甚至不把自己當作機器上的螺旋釘，棋盤中的小卒看待。但是現在呢，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曉得，一個作戰熟練的人，在戰爭中是可貴的。一個人，——你瞧消滅了整整一連德國人，一個布雷克新——對於一切德國人是一個威脅，德國人會懸賞捉拿他。庫里考夫希望德國人也曉得他的厲害，希望他也和布雷克新一樣，在德國人的宣傳品裏受到咒罵，也懸賞捉拿他。真有趣，人家爲什麼要懸賞捉拿他呢？

在他們連隊裏，每一個狙擊兵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有他自己的習慣和癖好。狙擊——對於這一個人可以是一種愛好，一種大膽的遊戲了，對於另一個人——或許是一種賭博，一種冒險的競技；而對於第三個人——則是一種光榮的事業。然而狙擊——對於庫里考夫，却是發洩他對德國人的仇恨。看着該死的敵人在他自己手裏，一個接着一個地倒下去，那是他最大的幸福。

庫里考夫常願和瓦夏、布羅霍洛夫一道去巡邏。瓦夏是一個活潑英俊的少年，從前是個礦工。拂曉，當他們成任務回來的時候，瓦夏總是在路上摘幾枝花，一邊走，一邊聞，彷彿他剛從礦坑裏出來，走到小山上，姑娘們送了他幾枝花似的。而庫里考夫却沈默呆板的走着。狙擊——對於他，不是

兒戲，不是游獵，而是一種神聖的復仇的事業。爲那穿花衣服的小女孩，爲故鄉，爲站在籬笆旁邊哭泣的主人……

如果有人問他「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憑你這樣一個善良和靄的農民，怎能把人打得死呢？」對於這樣的問法他會覺得很驚奇，並且回答道：「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人，這是德國人呵，」

他對德國人的憎惡在日益增長着。他憎惡他們，因爲他們侵入自己的國土，他憎惡他們，因爲他們破壞了自己可愛的的生活秩序，他憎惡他們，因爲他們把他們的人民從小就養成好戰的習性，而現在，跑到俄國的土地上來進行掠奪戰爭。庫里考夫的力量，即蘊育在這巨大的難以抑制的憎惡裡。

在德國人面前，他的恐懼心理，早就一去不返了。從前他之所以恐怖，是因爲他以爲德國人是萬能的，以爲他們能忽然把你包圍起來，能從後方打擊你，能用坦克把你輾死，而且以爲，他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到處都有他們存在，他們是萬能的，像戰神一樣。

然而由于每天戰鬥，每天同德國人交鋒的結果，庫里考夫曉得，德國人身上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東西，要有的話，那就是祇有他們的厚顏無恥，是不可思議的。而且他們的厚顏無恥也得收起來了。庫里考夫發現，德國人並不都是硬漢，也有軟弱無能，神經脆弱的，怕刺刀，怕黑夜——而且彷彿他們長着飛毛腿似的，只要我們施以壓力，你瞧，他們跑得多快！

庫里考夫第一次在連隊裡正式證明，現在德國軍隊已不是開戰初期的德國軍隊了。這是在秋天，當他偵察回來，他帶着從被打死的德國人身上搜到的文件裝備和武器回來以後。

——對不起，會說話的（註）沒有帶來，會說話的本來是有的，——可是會說話的已經沒有腳

註：指德國人。

了——他解釋道。

隊長開始分析文件，庫里考夫不耐煩地左腳右腳互相替換着站在那兒。後來他終於忍耐不住的說：

你還是看一看他們的步槍吧。

好！

庫里考夫歡欣若狂地拿起步槍，拉開槍栓，然而裏面又髒，又鏽，被所有的人都看見了。

——以前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庫里考夫聲明，——生鏽了！

關於這枝步槍和鏽，他在自己中間會長時間地嘮叨着，解釋着，如果有人反駁他說，好壞是德國人的，——主人用它作過戰，而且甚至我們還應該從他那兒學點東西的——那麼他會回答道：

——那算什麼！他們教會我們作戰，我們要叫他們去掉好戰的惡癖，叫他們永遠不敢再作戰！這才是對的。

庫里考夫也看見過德國俘虜。他們衣着襤褸，可憐，滿身虱子，擠在大廠棚裏的火爐跟前烤火，一眼望去，庫里考夫以為那不是人，而是一堆虱子在火爐邊爬着。政委走來同俘虜談話，庫里考夫對他講：

政委同志，你不要接近他們，他們滿身都是虱子——他說話的聲音裏充滿着異常嫌惡的心情，致使政委不由得大笑起來。

庫里考夫也審問過他們。在路上他跟他們談：

喂，你，看你這種醜態畢露的樣子！是你想征服俄羅斯嗎？侵略份子！那有你這禿頭插足的

地方！你是征服不了俄羅斯的！懂得嗎？

而德國人祇是諂媚地望著他眨眼睛。庫里考夫把手一揮。

對於死了的德國人，被俘的德國人，他倒不怎樣仇視，他仇視的是那些拿着機關槍的殘暴的，與他爲敵的德國人。

那是在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剛收復了一個村子，派庫里考夫和一個工兵去「打掃屋子」。整個村子是空無人跡的。被燒毀被打壞了的房屋像送殯一樣垂頭喪氣地站在那兒。僅只在村子的山中央，奇蹟似的留下了一間完整的小屋，孤獨地站在那兒放射異彩，庫里考夫走進去，看見席宴剛剛過後的殘羹剩酒。看見在掛着許多小玩具的菩提樹下，放着一張鋪着桌布的桌子，上面擺着各種各樣的食物，和滿盛黃金色液汁的酒杯——看樣子是葡萄酒，——旁邊還放有手風琴。該把手風琴拿起來，玩一玩，吃一點，喝一點，快活快活了吧！

可是老練的戰士庫里考夫却盡情地笑着德國人的愚蠢。

——喂！——當工兵去摘取菩提樹上的玩具和玩弄手風琴的時候，他搖頭說道，——你想喝酒嗎？你以爲俄羅斯人可以爲酒所誘惑嗎？錯了！聰敏的魚，即使捕魚的能手也是捉它不住的。

突然他聽到一種細微得可憐的咪咪的聲音，原來是一隻小貓在什麼地方啼叫。他向四面探望了一下，仔細地聽了聽！心想：你在什麼地方啊，我的心肝！

貓叫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的了，是從衣櫃裏傳來的。

「唉，這可憐的小東西！——庫里考夫想道。——誰把你關在衣櫃裡了？」他想揭開櫃蓋，把貓放出來，然而停止了。他想櫃子裏或許有不妙的東西。

——工兵，——他叫道，——來搜查一下。

——地雷，——工兵指着叫道。

——地雷？——庫里考夫的臉色立刻變了，眼睛變得很可怕；他把救的小貓抱起來，機械地撫摸着。

——唉，德國人，德國人！——他終於咬牙切齒地說，——我是一個慈善的人，對於一切生靈我都是慈悲的，這一點你是猜中了。

不過德國人，你可別落在我手裏。唉，你可別落在我手裡！要是你落在我手裏的話，對於你，我是毫無慈悲可言的。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槍斃了一個叛徒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士兵的命運驅使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東奔西走，可是每到一處，他總愛尋找同鄉。最初，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同村的人，後來，就是同一地區的人也好，最後，祇要是別韞斯克人也就够了。他非常需要一個同鄉和他進行無窮無盡的談話，談他的故鄉，回憶那些熟悉的農民，區上的領導幹部；議論那些醫生，守林人，麵粉工人；談論農業技師出外時騎的什麼馬；回憶近二十年來區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埋葬，宴會，結婚；而且，如果庫里考夫被打死了的話，同鄉就可以忠實地，詳細地，一字一淚地——因為眼淚對於女人是一種慰藉——報告給他的妻子。

所以，庫里考夫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喊：

——喂！這兒有別勒斯克人嗎？

——有！——大家回答他，——這兒都是別勒斯克人。有頓河人，有烏拉爾人，老鄉，還有煙嗎？

庫里考夫把煙袋遞過去，嘆了一口氣，慘然地笑了笑：

——我以為別勒斯克人……

這樣，庫里考夫並沒找到別勒斯克人。有什麼辦法，老鄉是必需生就的，而朋友是可以找到的，而且很快，他就有了朋友。

連隊裏的人，誰也不明白，優秀而老練的戰士，庫里考夫怎樣同阿梵納斯、杜比亞加弄得情投意合了。

杜比亞加是連裏面一個最落後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在戰鬥中，是一個膽怯的人，在行軍中是一個滿腹牢騷的人。他生活很孤獨，很憂鬱，他像多餘的殼皮一樣，和同志們合不來，笑話也不能引他發笑，拍他一下肩膀，他就會生氣。

庫里考夫並不是一下子發現他的。有一天郵差來了，送來很大一堆郵件，因為很久沒有來過了。所有的人都集攏來，每一個人都有信件，大家又說，又笑，吵吵嚷嚷，高興極了。只有一個人，背向着大家，彎着腰站在一邊。

——你怎麼？親愛的，對信件不感興趣嗎？——庫里考夫問他。

杜比亞加抬頭望了他一眼，低聲答道：

——沒有地方給我來信。

他說得很沈痛，致使庫里考夫也痛心了。

「唉，你，可憐的人！」他祇說了這麼一句。

人們常說，誰要不吝惜把自己最後一撮煙和你共享，那誰就是你的好朋友。可是庫里考夫的煙袋，對於一切都是公開的。而連隊裏一切人的煙袋，對他也是如此。

人們也常說，在戰鬥中，誰營救了你，誰就是你的朋友。可是庫里考夫曾多次地營救過他不相識的鄰伍，而且在激烈的戰鬥中，他甚至連他們的名字也來不及詢問。

在戰鬥中，一個戰士沒有妻子，沒有小孩，沒有家庭的生活，溫存柔和的感情多潛藏在心裏。憎惡仇恨在戰鬥中發洩出來了，而柔和溫存，祇有施諸於同志。

可是庫里考夫却把自己內心的所有一切不會發洩的偉大的溫情都授與了他所可憐的人——杜比亞加了。他像保姆一樣地照顧他，關心他。關心杜比亞加吃飯，關心杜比亞加睡覺。在戰鬥中，他不去想自己，他却時時刻刻想着杜比亞加。他總是想，他那邊怎麼樣？杜比亞加被打死了沒有？受傷了沒有？

一到空閒的時候，他便和他無窮無盡地談論家庭，談論農事，談論戰前的生活。

關於農事，庫里考夫可以滔滔不絕，津津有味地談。他不記得，也不想去記，庫里考夫是怎樣計算的，可是他只聽到數日子，數日子。數日子。聽到他講，在好年景的時候，用過多少勞動日，如果沒有戰爭，今年又需要多少勞動日。聽到他講，農場裏有多少雞，麵粉值多少錢……聽到他把自己的數目字按各生產部門計算，然後又把它們總納起來。總而言之，戰前庫里考夫是生活得很優越。

杜比亞加兩手抱着膝蓋，彎着腰，身子縮成一團，搖晃着身子，開始講起自己的事了。他的家是

在敵佔區。在那裏，家裏人怎樣生活呢？還在人間嗎？妻子長得很美，——現在恐怕已經老了。

——是……的…… 庫里考夫同情地說着：「祇有螃蟹才是愈憂愁愈漂亮呢。」

——他們在期待着我……恐怕兒子每天都要跑到牆外來看，爸爸來了嗎！

——他們不僅期待你一個人，他們在期待着我們所有的人。你一個人對他們有多大用處……你一個人，對於他們算什麼？…… 庫里考夫安撫杜比亞加說，——暫時忍耐一下吧！讓我們集中力量，猛力前進，把德國人打垮，——那時，你就可以回家了。

夜裏，杜比亞加常常哭，他細聲細氣地哭，甚至比女人的聲音還小，簡直像貓叫一樣。聽到這種聲音，庫里考夫立刻就醒了，坐起來去安撫他。他看不慣，一個男人總是眼淚汪汪的。他認為，流眼淚——不是男人的事，——可是對於杜比亞加，就是流眼淚他也能原諒，他一切都原諒他，像母親原諒自己的浪子一樣。

常常庫里考夫執行命令回來，又冷又餓，大家都勸他，要他馬上吃點東西，睡一覺，並告他說：

——杜比亞加替你把飯拿去了。

庫里考夫走到杜比亞加那裏，——他一言不發地沉默着，於是庫里考夫便自己找到了小鍋，可是裏面已經空空如也了

——是你吃了嗎？

杜比亞加依然默不作聲。於是庫里考夫再不說什麼，把大衣往身上一裹，餓着肚子就去睡了。對於這，他也能原諒杜比亞加。「他很苦惱，或者，只有吃東西，他還高興！」他在同志們面前爲他辯

讀着

有一次，杜比亞加在庫里考夫面前醜態畢露了。那是在他們中了德國人的埋伏，大難臨到他同庫里考夫頭上的時候，庫里考夫便採取戰鬥自衛，可是當時德國人有七個，他和杜比亞加只兩個人。上刺刀來不及——用槍把子打！——庫里考夫對杜比亞加叫着，然而一下子發現旁邊沒有他了，杜比亞加溜走了……

「這算什麼朋友呢？」——庫里考夫想道，然而想的時間是沒有的，因為德國人已逼近了。

庫里考夫平安無事地退出了這次戰鬥。祇有那枝「爛傢伙」步槍上新添了一個傷痕，還有他的右手也須得「醫治一下」。

——你怎麼回事，親愛的？——在見面的時候，庫里考夫祇向杜比亞加講了這麼一句話，——在戰鬥中，把同志扔下就跑，是要不得的！

然而就連這，他也原諒了杜比亞加，像從前原諒過的一切似的。「他的神經是脆弱的，因此在困難面前就害怕了，退却了。總而言之，他不是我的助手」庫里考夫想道。

這時，團裏恰巧發生了一件怪事，關於這件事大家紛紛議論：有一個戰士不見了，晚上他還在小屋裏坐着，早上去找他，——就沒有了。

有的人說，他被德國人打死了，——然而找過了，屍首沒有找到。又有人說，德國人把他偷走了。而大部份人都是另外一種說法，說他逃跑了。

這個問題，在庫里考夫與杜比亞加兩人之間也議論着。

——我認識那個戰士的，——杜比亞加意味深長地說道——他是我們那地方的人，大概他跑回家

去，要讓自己對別人去了。

——啊！原來是這樣！親人們把他當作救星似的期待着，而他却當了逃兵，作了殘徒跑回去了。

——要知道，如果痛苦……杜比亞加巧辯着。

——這樣，他給自己的家庭帶來了什麼快活？如果他把德國人趕跑了，從軍隊中回來，——那是高興，而現在却是這樣的……他們或許還在希望中過日子。或許每天晚上他的女人對自己的孩子低聲說着：「沒有什麼，孩子，沒有什麼。爸爸快從軍隊裏回來了，爸爸快把德國人趕跑了。」或許，孩子們也對爸爸懷着幻想，爸爸……可是他為什麼回來的？為什麼呢？啊！比方說，如果你們對我是滿懷希望的，而我却表現得一點出息也沒有。由於逃亡，我使你們喪失了對我的希望。或許兒子會問：「爸爸，我們的軍隊在那裏呢？你同我們的軍隊一塊兒回來的嗎？」而爸爸，無話可說。爸爸是丟開我們的軍隊，私自逃跑來的。對於這樣卑鄙無恥的傢伙，縱使他是我親生的父親，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手把他打死的……

——說得倒容易……杜比亞加嘆了一口氣說道，在他額上的皺紋裏現出了汗珠。

——不，你自己考慮一下，——庫里考夫繼續說道。——嗯，我們假定他從德國人的防綫上穿過去了，而且假定他有五次未被槍斃，未被絞殺，他終於回到家去了。那麼他的家怎麼對待他呢？寬容他嗎？沒有他，是很難過，有了他，可就更難過，因為在敵人面前，他不是他們的保衛者，因此，他的同鄉們，會像對待殘暴的敵人一樣去對待他。他還有臉見人嗎？他躲到那兒去呢？他也用他愚蠢的腦袋想過沒有？去給德國人做終身奴隸嗎？去給德國人做苦工，餓死嗎？這樣，豈不又失掉了家庭，失掉了自由和榮譽？給德國人去當警察嗎？如果在那時，遊擊隊還沒有把他捉回來，那我們就去

捉他。我第一個要去，杜比亞加記住，我們一塊兒去。我們要到全俄各地甚至一直到烏克蘭去捉拿他。

——或許他到遊擊隊去了呢！啊？

——遊擊隊不要他。遊擊隊就不相信這樣的人，杜比亞加，親愛的，他已無路可走了。他祇有一條路——死。

庫里考夫沈默了一會兒，突然又加上一句：

——他出賣了俄羅斯。他把俄羅斯出賣了！狗養的。

——要知道，俄羅斯……俄羅斯依然是俄羅斯。——杜比亞加說，——以前在韃靼人的統治下，俄羅斯依然是俄羅斯。那麼，即令在德國人的統治下……

——並不是不管什麼樣的俄羅斯我都需要——庫里考夫氣憤地打斷他的話，——你該知道，並不是不管什麼樣的俄羅斯我都贊成。我所需要的，祇是這樣的俄羅斯，就是說在那裏，我要和戰前一樣，是我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在那裡，有集體農場，妻子要生小孩——有醫院，兒子要受教育，——有學校。我所需要的是蘇維埃俄羅斯，你曉得嗎？別樣的俄羅斯，我不喜歡；而且別樣的俄羅斯也不會出現。

這次談話以後，杜比亞加有很長時間表現愁眉苦臉，心神不安，他迴避着一切的人，整天閉門幽居的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也迴避庫里考夫，他一碰到庫里考夫，就溜走了。

——你怎麼樣了？——有一次庫里考夫很驚奇的問他，——或許又對什麼生氣了？

——不，沒有什麼？……——杜比亞加含混地答道，眼睛却不看着他。

在這以後，又過了幾天，庫里考夫和杜比亞加被派出去打埋伏。他們躺在彼此相隔十米遠的地方，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誰知道杜比亞加想什麼？而庫里考夫在想，如果每一個俄國人，即令打死一個德國士兵吧，——那麼戰爭就要結束了，德國人也就要沒有了。

黎明到來了，斜長的影子映到雪地上。庫里考夫伸了個懶腰。他曉得黎明時分——是最不吉利的時候。

突然他發現杜比亞加在爬。起初他以爲這是個夢。杜比亞加往那兒爬？無處可爬。但待庫里考夫仔細一看，看見杜比亞加確實在爬。甚至還可聽到他的喘息聲。

——你這是幹嗎？爲什麼？——庫里考夫以壓抑的聲音叫他。

杜比亞加沒有作聲。他依然悄悄地爬着，兩手緊緊地抓住赤裸裸的灌木叢，困難地喘氣。他的喘息是斷斷續續的，非常困難的，像被追趕的狗在喘氣一樣。這使庫里考夫大吃一驚。

——你怎麼，發瘋了？——他忘記了一切似的大聲叫道。——要知道，他們會打死你的！你要完蛋了！——他爬去營救他。

然而，杜比亞加却立刻站起來跑了。更可怕的是，庫里考夫看見他手裏還拿着白手帕在頭上搖幌着，可是，槍却沒有拿……

——你要幹什麼？！……——庫里考夫輕輕地爬起來，慢慢地把自己的一爛傢伙——舉到肩上。

庫里考夫能原諒同志們的一切。無論是牢騷，無論是眼淚，也無論是非友誼的態度，——可是這却不能原諒！這絕不能原諒！

他按照狙擊兵的習慣，準了他自己過去的朋友，像準德國人一樣。現在這個可惡的人比德國

人還可惡，比殘暴的敵人還可恨……

槍聲響了。

● 他回到自己的隱蔽處，報告隊長：

——我把杜比亞加結果了。……他是一個叛徒……他說着，毫無憐憫之情。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入黨

在連隊裏，無論同志們，無論隊長，也無論政治指導員自己，誰都不明白，爲什麼庫里考夫到現在還沒有入黨。

黨的小組長會不止一次的和他談過：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你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大丈夫，優秀的戰士。可是爲什麼你不入黨呢？

——我不合格……——庫里考夫答道，於是，同他就再沒有話好說了。

他沒說假話。他真的認爲自己不合格。他對於黨，是抱着幾乎迷信似的虔誠的態度，他認爲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品質的人。

——我不能走在大家的前面，——有一次他給小組長解釋道，——我是一個同路人，就是說，你們黨員們走在前面，可是我也不落後；如果做了德國人的俘虜，——就把我們吊在一棵柳樹上。我決不拒絕。

戰前，他也是一個同路人。就是說，共產黨員走在前面，他跟在他們的後面。他永遠是一個沉

默、勤勞、不喝酒，專心致力於農事和家事的人。在這當中——在家事與農事中——有着他全部生活的興趣；而其他一切，對於庫里考夫彷彿都很少有關似的。他生活在一個極小的天地裏，而且他也很以這個小天地之小自滿，很以熟習這個小天地中的一切——從裝璜建築直到生活瑣事——自滿。別樣的生活，他就不喜歡，他祇喜歡生在這裡，死在這裡，死在自己的床上。他也常看報紙，他對國際間戰事進行如何的問題也很感興趣，國內關於集體農莊有無新的法令的問題也很感興趣。然而報紙的大部份，他却以為這與他無關而漠然地放過去了。

現在，阿列克西·庫里考夫生活的天地更小了，比集體農場還小。在這裏，祇有避彈室，小屋，和百米長的交通壕，——這就是庫里考夫生活的整個天地。

可是現在，這個小天地以外的一切聲音，一切事物都與庫里考夫有關了，這一切都與他的命運直接有關，而且現在，庫里考夫對於這一切，也都貪婪地傾聽着，注視着。譬如，他從報紙上知道了梭羅門群島上發生的事變以後，便想道：「這箇海島上的事變對於俄羅斯，也就是說，對於我，庫里考夫和我的家庭，會有什麼影響呢？」他聽到了，我軍在某地擊潰德軍的消息，便想道：「這對於我們這一團，也就是說對於我，庫里考夫，和我的家庭會有什麼影響呢？他們擊潰了德國人，也就是幫助了我們嗎？……」

從前他從沒聽說過的一些城市：基輔，亞琛，布勒敏，——現在他每天早上都要去問宣傳員：「喂，那裡情況如何？亞琛方面增援了嗎？」

以前他也從沒聽說過「加拿大人」，現在他曉得，加拿大人是我們這方面的人，是我們的友邦人士。他很注意，他們怎樣在英國登了陸，他們怎樣在沙漠中作戰。他經常和同志們滔滔不絕地議論：

那些加拿大人的臉孔是怎樣的，他們的性格又是怎樣的；英國人的力量如何，美國的軍隊如何，——像談論他們附近的拖拉機供給站一樣。

整個世界已分裂成兩半，整個的人類在作戰。現在，他意識到，他自己是進行正義戰的人類軍中的一個戰士。

他曉得，這個軍隊是一定要勝利的。因此無論在勝利的時候，或是在失敗的苦惱的時候，他都不失去勝利的信心。而且他堅信：「俄羅斯不會亡。他渡過了艱苦的嚴冬，克服了，而且還將繼續克服許多艱難困苦。因此，他深知，俄羅斯士兵所能經受得起的一切，無論德國人，意大利人，他們都經受不了。」

庫里考夫所在的那個地區，現在是平靜無事的。在防禦中，他們渡過了整個的春天。戰士們開玩笑地說：「在防禦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是吃東西。」雖然吃着很好的東西，可是庫里考夫對於防禦仍極感苦惱。在他看來，彷彿防禦可以把勝利推遲似的。

在北面和南面不遠的地方，傳來了驚人的消息。在依久姆，巴爾溫科夫，克爾基附近正進行着血戰。這方面的德國人也蠢動起來了。關於他們的活動，狙擊兵，庫里考夫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連裡的一切人，都等候着這場大戰。每天夜間睡覺，大家都是很警惕的。

有一天，一個骯髒不堪，衣着襤褸，滿臉鬍鬚的人從「那邊」向他走來。看見了自己的戰士，他便大叫：

「我的親人們，我的親人們！——而且哭了。」

用不着問，庫里考夫便曉得，這個人是從德國人的包圍中脫險出來的。那就是說，什麼地方已被

「庫里考夫，庫里考夫！你聽著對政委應該說的話：我可以不騙你吧？不，這是對隣居或女人談話的口吻。對於黨是不能這樣說話的。於是他想起了，過去一些演說者講過的話。他們可講過些好聽的話哩！要把那些話說出來，那才不尋常呢，不像每天所說的那樣……」「我保證……」「好的，這是應該說的！」「我向你保證，政委同志，經過你，我向列寧——斯大林的黨保證……」

● 在預定的那一天，庫里考夫被叫到政委的房子裡。他激動不安地去了。現在這樣的事終於發生了：以往的非黨員——要變成布爾什維克了。那麼現在應該怎樣生活，怎樣戰鬥，怎樣處事待人才不丟共產黨人的臉呢？他馬上就要同政委進行一篇不尋常的談話了；那時政委將對他看着，看着，然後就把他的靈魂抓住了，而且把它放在政委自己的手掌裡衡量着：這靈魂是純潔的，正直的嗎？

然而在這一天，政委那裏有很多人，（他的眼睛困倦已極——庫里考夫發現——但仍堅持，可憐的人！）談話並不長，主要的是平凡而親切，彷彿在茶桌上談話似的。「你生活怎樣？打仗怎樣？庫里考夫同志，嗯？」「沒有什麼」。庫里考夫所希望的本是一篇較長而出色的談話。可是政委總是看着他微笑，甚至有兩次還疲倦地和他開玩笑，庫里考夫沒有笑，他想笑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在這兒進行着一件嚴肅莊重的事情。可是庫里考夫無論如何也說不出自己準備了很久的話。

後來政委站起來，把入黨證明書遞給他，並和他握手道賀。庫里考夫知道，他可以走了。但他又猶豫了一會兒，然後笨拙的行了一個軍禮，出去了。走到院子裏，他又停下來。心想，不，不能就這樣走掉的！於是他又回到政委那裏，用顫動的興奮的聲音說道：

● 「政委同志，我向你保證，而且通過你，我向全黨，特別是向親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保證：戰士·庫里考夫絕不辱沒這個入黨證明書！——這也就是我的宣誓了。」

政委非常嚴肅，非常聚精會神地注視着他，（現在，在他充血的眼睛裏，疲倦的現象已不見了）——一切，他都聽明白了，於是他從桌子後面站起來，走到庫里考夫面前，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輕輕地簡單地說：

——我相信你……

庫里考夫把這句話牢牢地記住了。

第二天早晨，德國人進攻開始了。他集中火力向附近的陣地進攻，——於是附近的陣地動搖了，後退了。爲挽救危局，命令蘇包丁營進行反衝鋒。大家（庫里考夫也在內）都曉得，期待已久的戰鬥已開始了。……

政治指導員以興奮的發抖的聲音叫道：

——共產黨員到前面去！

聽到了這種叫喊，庫里考夫照常向周圍看了看，而拉佐夫，吉洪諾夫，考瓦林克，馬科羅夫像往常一樣，聽到這種號召便馬上站起來，跑向前面去了，他，庫里考夫跟在他們的後面……然而，一種另外的思想馬上在他心裏燃燒起來：要知道，現在自己也是共產黨員呵……他摸着自己的入黨證明書，——這是專門爲着這種場合縫在衣袋裏的。

於是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挺身站了起來，用着整個戰場都能聽到聲音叫道：

——黨員們，非黨員們都跟我來！

於是他第一個投身於火網中了。

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底山巔戰鬥

什麼時候，當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成爲上年紀的老頭子了，孫子們在牆頭下圍着他，夏天的太陽慳慳地燃燒着，或許他能平心靜氣地，詳細地向孫子們敘述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敘述頓河，古班的戰鬥，敘述敵人怎樣向我們集中火力進攻，而我軍陣地又怎樣動搖了的故事。

可是現在，現在他不能平心靜氣地敘述這事，因爲現在他的記憶裏還存留着可怕的圖畫：大草原起火了，煙在羅斯多夫，在薩爾斯克，諾瓦契爾卡斯克的上空漂浮着；德國的轟炸機老鷹般的在空中盤旋着，照準它的犧牲品投下炸彈後，便飛而去了；炸彈落在草原上，落在大路上，落在頓河裏——被炸死的魚浮在水面上；糧食也燒着了，城市也起火了；起重機，水塔發着巨大的響聲倒塌了；頓河的渡口被炸平了。

絆住了脚的羊群，在草地上惶惑不安地走着。牛群悲痛的長鳴着。牛奶沒有人擠了，流出的牛奶也沒有人喝了，牛奶流在草地上，同大路上揚起的灰塵合成泥漿。

蘋果成日成夜地從多產的樹上嘩嘩墜落的落着。壓彎了的樹枝緊挨着地，簡直快要壓斷了。蘋果落下來的聲音，刺着每個人的心，敲着每個人的太陽穴。一個什麼老哥薩克，縫朝外地穿着亞麻褲子，胸前掛着一枚聖十字勳章，往軍隊退却的路上跑着，搖擺着手杖叫道：

——站住，你們往那兒去呀？要把這些東西留給誰呢？！

路上還跑來數百個沒有武裝的人民。孩子們拉着母親們的衣角。八歲的孤兒，懷裏抱着剛滿週歲

的弟弟。受傷的戰士用手蒙住眼睛，坐在轎重車上過去，心裡充滿了憂傷。草，各種各樣的草，各種各樣的草……草原上發散着火燒過後的焦臭。大地上瀰漫着火燒小麥的煙霧，蘋果要腐爛了，從樹上落下來。

在那些日子裡，有許多人動搖了，悲觀失望了。在庫里考夫週圍還只剩下很少幾個戰士。有的被打死了，有的經受不起考驗，逃跑了。政治指導員被打死了。他是在渡河的時候，光榮犧牲的。他的屍體在頓河裏漂着。向大海流去。然而就是死後，他仍未放鬆他那抓着德國人的喉嚨的手，於是德國人就和他一塊浮在頓河上，漂向大海去了。

庫里考夫和幾個同志一塊爬到山嶺上。下面，河水憤怒地衝擊着山腳。杜布羅紋少尉——隊長——苦笑着向庫里考夫講，關於這條河，詩人們會寫過許多輝煌的詩歌。

——關於我們同你，庫里考夫，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詩歌，這要看我們怎樣作戰。——庫里考夫看見少尉眼眶裏充滿了晶瑩的淚水。

這時，庫里考夫生平第一次地想到這樣的問題：一個人不應該無聲無息地活着，也不應該像春天的溶雪一樣不留半點痕跡地死去。每一個人，無論好壞，都應該留下一點紀念。讓山脉，石頭，河流，人都保留起這種紀念。讓人們什麼時候，一站到這個山嶺上，就會想起庫里考夫來。要他們咀咒我，還是歌頌我呢？

他對少尉說：

45

——那還用說嗎，少尉同志。你怎樣決定，我們也就怎樣決定……

——我再不能往後退了！——少尉用沈痛的調子說着，而且爲着不致哭出來，他把牙齒咬得咯吱

咯吱的響。——你曉得，庫里考夫，我不能再退下去了。我不能退到山那邊去！我怎麼見人呢？要知道，我是一個軍官，一個紅軍中的軍官，我有我軍官的尊嚴。我們要死守！

庫里考夫答道：

——是的，要死守！

於是他們就留在山巔了。

當士氣高漲，戰爭勝利的時候，作戰是容易的。你自己不知不覺就進入戰鬥了。然而當作戰失利，軍事上受到挫折的時候，要戰鬥下去，那就很費勁。除了俄羅斯戰士以外，你在世界上任何軍隊中找不到這樣的戰士，他能在軍事上遭受嚴重的失敗的時候，依然堅決作戰。

誠然，我們是缺乏鍛練的，善良的，無組織的……然而當大難臨頭，敵人闖了進來，他們狂歡，他們到處廣播着他們勝利的戰報時——這不正是俄羅斯軍人從中吸取力量，湧發仇恨，憤怒，和增長心智的好機會嗎？他咬緊牙關，自己對自己說：「我要死守！」於是他便站住了，像磐石一樣的站住了。

有許多人，求生的力量很强，可是對於死却缺乏勇氣。一個敗北的，受過許多不幸事件底摧殘與折磨的人，總是留戀生活，總是希望生活得好一些，而且這種希望也能給他以求生的力量。然而當一個人對自己說：「我要死守，我寧死，不退！」的時候，這就需要很大的毅力。當一個人知道：山那邊就是生活，然而却堅決地不退到山那邊去，決心要在自己墳墓的邊緣上作戰，這是需要很大的精神的力量。

什麼時候，當人們要瞻仰這個作戰地點，而來到這座山巔的時候，他們將彼此指點着：這不是少尉杜布羅紋放機關槍的地方。在這兒，在這塊石頭後面，這不是阿列克西·庫里考夫的戰壕。這還是

庫里考夫用自己的鐵鏟挖的呢。在這兒，在這塊石頭上，這不是阿列克西。庫里考夫放自己的「爛傢伙」——一個狙擊兵的步槍——並從鏡兒射擊德國人的印子。這不是小組長米特羅凡，羅佐夫流血的

地方。這不是尼古拉。魯登科的墳墓。請把帽子摘下來吧！他是一個孩子，可是作爲一個軍人死了。德國人沿著小路向上爬。「投降吧！」他們叫喊着，而杜布羅文和庫里考夫却以譏笑和子彈回敬他們。山間迴聲，經久不息地重複著他們的笑聲，彷彿山巒本身也在嘲笑德國人似的。於是子彈，手榴彈，石頭一直向敵人身上拋去，好像山也爲保護自己而戰了。

鮮血洗染了青蔥叢叢的石頭。詩人們將寫下他們的逸話：爲什麼山上的石頭是黑色的？這是骯髒的德國人的血染的。這不是那塊帶紫紅色花紋的石頭，——這上面是澆灑過庫里考夫的鮮血的。

你瞧，這塊石頭——上面還有中彈的痕跡。你看，這塊土地——飲飽了血液，現在盛開着奇異的花朵。你看這山巒——在這上面，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一個別勒斯克的集體農民，和同志們一起同敵人作過戰。

他們作戰如此英勇、堅決、彷彿這個山巒就是俄國最後的一塊土地似的，而他們——庫里考夫和杜布羅文少尉，彷彿就是俄國最後的兩個軍人似的。「投降吧！」——德國人向他們叫喊着。而他們却回敬他們以笑聲。德國人死亡着，就是死了，他們也不能了解，爲什麼這兩個俄羅斯人這樣頑強。德國人不能了解，也不需要了解俄國人的精神。

那邊情況如何？阿列克西。庫里考夫一點也不知道。或者那邊已經沒有我們的軍隊了，或者我們真的被包圍了，一切的人帶定蛋了。然而他卻對他自己說：「我要死守」！於是他就站住了。不，俄羅斯不能亡。我們還要在自由的俄羅斯土地上生活。

他們這樣堅持了一天一夜，黎明時，從什麼地方開來了一個連換了他們。這時，庫里考夫才覺得自己全身受傷了，滿身都是鮮血淋淋的，而且疲倦得要死。護士們攙着他，他像小孩子似的，精神萎靡四肢軟弱無力……護士們把他攙到山那邊去……

他坐着汽車，在寬闊光滑的馬路上走着，路在車輪下飛跑。沿路兩旁長着一些庫里考夫從未見過，祇聽說過的樹林，如棕樹，線杉樹，鈴懸樹……他並沒有仔細看它們，也沒有對它們驚嘆多久。他眼睛祇注意着大路。路上行進着開赴前線的軍隊，行進着裝備着黃金色自動槍和綠色機關槍的生氣勃勃的兵團，在後面跟着長短身的大砲，蓄音器似的迫擊砲，和蒙着灰色帆布的「喀秋莎」；行進着尚未褪色的全新的俄國坦克；走着戴五角星寬邊鋼盔的高個子射手；走着乘栗色大馬的騎兵；走着阿塞爾拜疆人，格魯茲人，俄羅斯人，或者還有別勒斯克人……

庫里考夫貪饞地注視着這些機械裝備，注視着人們的面孔，而忘記了自己的創痛，彷彿創傷上面塗上了特效藥膏似的，「啊哈！——他竭盡全力地喊道，——我說怎麼樣？我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沒有誰能征服我們！」

爲着便於更清楚的看着大路，他把浸透鮮血的綳帶從頭上扯下來，在手裡搖幌着，向從他身邊路過的軍隊喊道：

——喂！弟兄們！老鄉們！祝你們一路平安！希望你們像我們在山巔作戰一樣地作戰！不要投降！努力打德國人吧！他們容易打得很。弟兄們！我很快就回來了，我治一下傷就回來！快得很！

……他叫阿列克西·庫里考夫，別勒斯克人，現在是少校魯巴梗營裡的一個上士，大家都知道他。

個戰士
郭爾巴多
伊

東北書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